

徐光耀近照

# 百岁徐光耀

(纪实文学)

□李春雷

今年8月，作家徐光耀将迎来他的百岁生日。60多年来，他创作的小说《小兵张嘎》和同名电影，已经成为几代人的经典记忆。

今年，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。抗战，是徐光耀人生中最难忘的记忆。他的《平原烈火》，是新中国第一部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。而《小兵张嘎》，便是在《平原烈火》基础上创作的。嘎子原型，来源于此。

儿时，我印象最深的电影和小说之一，便是《小兵张嘎》。

嘎子、老钟叔、罗金保和日本胖翻译官的形象，真是栩栩如生。长大参加工作后，猛然发现，我与《小兵张嘎》的作者徐光耀生活在同一座城市，竟然还是同一个单位。

正是有了这个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条件，使我有机会走近先生、拜访先生，获取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……

## 木匠儿子

20世纪初，河北雄县段岗村有一户徐姓木匠人家。除了打造家具，他家更多的制品是棺材。那个年月，兵荒马乱，又缺乏医疗条件，人的死亡事故多，寿命也短，棺材铺生意倒是红火。

1925年8月，徐家生了一个儿子，乳名“玉振”。

虽有乳名，村民们却都喊他“傻子”。因为这孩子发育晚，说话迟，呆头呆脑，挨打也不哭。

傻子4岁时，娘去世了。灵堂前，家人哭声一片，他却手舞足蹈，嘻嘻欢笑。原来他看到平时总是又说又笑的人们此时都垂头丧气，感觉很好玩，好热闹啊。

长到七八岁，还是不开窍。村里人仍然喊他傻子。

“傻子。”  
“哎！”他欣然答应。

有一天，姐姐告诫他：“谁再喊你‘傻子’，不许答应。你要上学了！”

第二天，走在街上，又有人这样喊他。

他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我不叫‘傻子’，我叫‘玉振’。”

村人哈哈大笑。这孩子还是傻子。

傻子的木匠父亲，虽然手艺好，脾气却是格外倔，老婆死后，心情更加烦躁，不懂得没娘的孩子最可怜，经常打他骂他。

9岁那年，傻子上学了，官名“徐光耀”。上学后，徐光耀却显现出了惊人的异常，对文字格外敏感。过年时，一家人围着昏黄的油灯，念旧小说。邻居们也来凑热闹，大人不认识的字，徐光耀都能读出来。邻人又找到几部书，《三侠剑》《精忠岳传》《包公案》《七侠五义》《隋唐演义》等。  
一部接一部，他都读熟了。

## 为什么当兵

我读过几本关于徐光耀的传记和记者采访，其中谈到他当兵的初衷时，总是有些“高大上”，说是为了抗日等等。

其实，非也。

上学后，徐光耀爱读书，成绩好，书法也不错，深受先生喜爱。虽然如此，父亲仍旧打他骂他，横竖看不顺眼。唉，这父子俩，仿佛天生冤家。  
小小徐光耀，原本缺失母爱，却

又遭遇这样的父亲，畏之如虎，心胸如堵。

卢沟桥事变后，天下大乱。1938年春，八路军来了。战乱年间，军队如同走马灯，无不横眉立目，唯八路军不抢不夺，满脸微笑。进门后，又是扫院子，又是挑水。

这天，一群士兵席地而坐，围成一圈，做丢手绢游戏：手绢落在谁身后，谁就走到中间，为大家唱歌。唱到最后，还来一个敬礼。

没想到，第二天，三个八路军战士就借住进了徐家。其中一个16岁，青涩腼腆。很快，他和徐光耀成了朋友，形影不离。

徐光耀想，书上不是有“桃园三结义”吗？我们也可以结拜弟兄啊。他把这意思说出来，不料对方直摇头。部队有规矩，不让拜盟。徐光耀说：“噫，咱俩好，又不让别人知道。”对方这才同意了。于是，他们燃香磕头，对天盟誓。

没想到到刚刚结拜，部队便开拔。前往哪里，一无所知。

几天后，徐光耀说出了一句惊炸屋瓦的话：

“我要当兵！”  
父亲一口回绝。虽说父子不亲密，虽说八路军很友好，但儿子真跟了去，父亲还是舍不得。

徐光耀“哇”地哭了。

父亲怒喝：“不行！死也不许去！”

儿子哭声更大了，而且无休无止，哭完睡觉，睡醒再哭。父亲的犟劲也上来了，我倒要看看，咱俩谁犟过谁。谁知到了第六天，儿子仍然没有停歇的意思，直哭得奄奄一息。

父亲慌了阵脚。

姐姐说：“兵荒马乱，待在家里，也不安生。去当八路军，纵是出了岔子，精忠报国，名声也香。”

不得已，父亲只好托人领他找到驻扎在附近的一支八路军部队。

文书拿过登记表，填写事项。问到参军动机，徐光耀茫然，只说家里穷，父亲脾气暴，总打他。

文书提示道：“是为了抗日吗？”

他连忙回答：“是。”

于是，文书写道：自动参军，抗日救国。

后来的许多传记写道，徐光耀为参军哭了七天七夜，目的是抗日。其实，彼时的徐光耀还是一个孩童，哪里懂得大道理？他只是单纯地想着离开家，逃避父亲的打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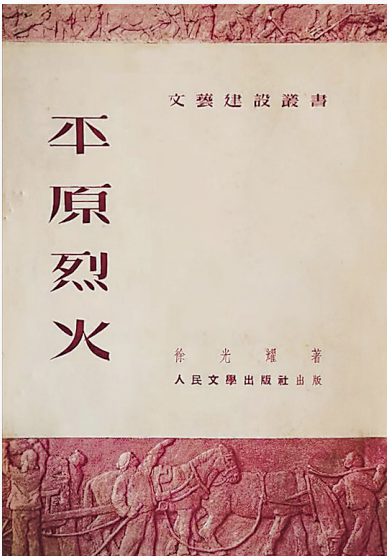
那一年，徐光耀只有13岁，与后来他笔下的“小兵张嘎”一般年龄。

## 枪林弹雨

抗日战争的残酷性，超出了当代人的想象。所以看到一些抗日题材的电影或电视剧中的浅薄情节，不仅让人感到可笑，而且可悲。

千万条汽车路连起来了，千万里封锁沟挖成了，岗楼儿就像雨后出土的青苗，不几天便钻了天，成了林……

抗日的政权都不见了，穿军衣的八路军一个也没有了，妇救会、青抗先，还有哪个胆大敢提一提？各村都成立了“维持会”，都给敌人“挂上钩”了。看吧，满眼净是敌人的势力，白日满天都是膏药旗，黑夜遍地都是岗楼灯……但是，共产党是杀不完的。只要有他一个火星，终究会烧起腾腾大火来……  
这是徐光耀后来在长篇小说《平原



《平原烈火》，徐光耀著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51年5月



《小兵张嘎》，徐光耀著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，1962年5月

烈火》里，对当时战争环境的真实描写。

刚参军时，由于年纪小，背包重、行程远，实在走不动。这时候，连长便允许他抓住马尾巴，拖着走。

行军时，绑腿总是打不好，跑着跑着就散开了，扑棱棱似毛腿鸡。指导员呵斥：“胡闹，打起仗来怎么得了？”他赶紧苦练。几天后，两个绑腿清清爽爽、结结实实。

除了日本侵略者，虱子是最大的敌人。

夏天一身单，冬天一身棉，躺倒即睡，起身便走，从不脱衣服。且睡觉的地方都是柴棚、羊圈、古庙、野坟、杂草堆、麦秸垛，怎能不生虱子？

这六条腿的小生灵，浅褐色，米粒儿大小，以食人血为生，也许是那个时代地球上最多的生物了。解开扣子，胸前密密麻麻，像蚂蚁赶集。伸手一摸，能抓出小半把。

战争间隙，司务长和炊事员常常用煮饭的大锅烧水。而后，大家都脱光，把衣服全扔进锅里。煮透，晒干。晾晒的时候，众人就光着屁股，指指点点，嘻嘻哈哈。

冬天里，选个暖日头，把棉衣脱下来，扔到院子里。老乡的鸡们便马上包围过来，啪啪啪，啄虱子。或烤火，仍是全体脱光，把衣裳抖向火堆，噼噼啪啪，像机关枪。伴随着浓浓的焦糊味，虱子们集体火化了。

1942年，日军调集武力，进行毁灭性围剿，史称“五一一大扫荡”。

一天傍晚，政委交给徐光耀和战



《小兵张嘎》(1963年)电影海报

友一项任务，让他俩把被侵华日军打散的县大队人员和机枪找回来，恢复建制。他们不负所望，仅一个月，就找到12名战士和一挺机枪。

最危险的一次，是在那年秋后。

徐光耀潜伏在村里，村庄突然被包围。日军吼叫着，把村民全部赶到麦场上。日军从人群中拉出包括他在内的10个人，一个个拷打，审问有关八路军的线索。其他的9个人，都是村民。不幸的是，由于天冷，徐光耀在便衣里面套穿了一条军装裤子，如果被审讯，立即露馅。

他想，今天是插翅难逃了。轮到他了。一个日本兵猛地把推出去，塞给他一把铁锹，指一指外面的田地。

我的天！让自己挖坑，就地活埋啊——这是侵华日军当时的常规操作。

他低着头，跟着日本兵，走到附近的山药地里。

这时，日本兵指着地下未收获的山药，比比画画，呜呜啦啦。原来，他们肚子饿了，让徐光耀为他们挖山药，熘熟吃。他挖出一堆山药，搬回大院，和房东一起在大盆里洗涮，而后码进大锅，生火蒸。房东添柴，他拉风箱。他把风箱拉得十分猛力，“呼哒呼哒”，差点儿把灶火催灭。房东一边偷偷地窥视日本兵，一边低低地告诫他：“轻点儿，轻点儿。”

日本兵饱餐一顿后，终于撤离了。血雨腥风中，徐光耀迅速成长为一名机智英勇的战士。

## 文学女神

他与文学，是什么时候“相爱”的？或许是儿时，媒婆是那些传统小说。或许是参军后，源于写布告。

由于读过几年书，粗通文墨，书法也好，徐光耀经常被安排做一些文书工作。其中之一，就是写布告。

布告写在大纸上，贴在高墙上，相当于发表。

1939年冬天，一名作战勇敢的八路军战士在老乡家养伤。老乡全家人精心护理，很快就治好他的枪伤，养壮了身体。可是，他却把老乡的漂亮儿媳拐跑了。

这个事件，在当地产生了极坏的影响，分区领导极为恼火。

不几天，抓获归案。不杀不足以恢复八路军名誉，不杀不足以焊接军民关系。

分区决定：在当地召开万人大会，宣明罪状，公开枪毙。

布告，依然由徐光耀负责。

虽然早已轻车熟路，这次他却难以下笔。因为这个23岁的“罪犯”，原本是一名战斗英雄。

手中的笔搓来搓去，难以成文。忽然灵机一动，何不效仿诸葛亮“挥泪斩马谡”？如此一想，笔意贯通。在写该犯罪大恶极之前，先把他的勇敢和战绩描述一番，然后转折，再写“罪行严重，理无可挽，必须处死”等语。有了这样一个情理回环，心里稍安。

布告写成，领导审核，毛笔抄写，张贴上墙。群众都反映这张布告写得

好，效果也好。

分区司令眉开眼笑，当胸给了徐光耀一拳，说：“哈哈，小徐，真有两下子！”

心底，一簇莫名的火苗，隐隐爆燃。

的确，彼时的他已经悄然长大，对生命、对现实、对战争、对家庭、对亲情有了自己的认识。他在用自己的眼睛和心灵，细细地观察，深深地思考。

比如，父亲虽然脾气不好，但抗日积极。不像哥哥，他总是很消极，还讽刺八路军“蛤蟆耗子成不了精”。有一次，哥哥竟然告发了父亲。姐姐愤怒至极，狠狠打了哥哥一耳光。从此，哥哥搬出去，不再与父亲往来。

战争间隙，他阅读了更多的文学作品。《聊斋志异》《西游记》《老残游记》之外，他深入地研读鲁迅、茅盾、叶圣陶、冰心、巴金等作家的作品，还有苏联的小说。

他把思考和感悟写成一些战地通讯、歌词、小说，向报刊投稿。刚开始，泥牛入海，渐渐地，《火线报》《冀中导报》《团结报》上，可以时常见到他的名字了。

1946年3月，徐光耀调任宣传科摄影记者。1947年1月，他插班进入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。1949年6月，徐光耀随部队驻防天津。

多年的战争和生活实践，使他的创作思想逐渐成熟。此时，他决定请假，专心创作一部长篇小说。

经过44天封闭写作，初稿终成。

1950年6月，《平原烈火》由三联出版社出版。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反映抗战生活的长篇小说，开风气之先。

此后，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，出版的第一本书，也是这本《平原烈火》。

## 嘎子出世

在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时，丁玲格外器重徐光耀。一次开会，丁玲评价道：“《平原烈火》比起西蒙诺夫的《日日夜夜》来，只差了一点点，只是这一点点，那就是人物。”

1955年春节，丁玲邀徐光耀到家里吃饭。饭桌上，她反复叮嘱：“一定要写人，要先搞出人物来，拼命地搞人！”

的确，在他的文学人生中，影响最大的导师，就是丁玲。

一次，画家黄胄硬拉着徐光耀到琉璃厂看画，并撺掇他买了一幅齐白石的《群虾》。回到家里，看着画中一群活泼可爱、自由自在的小生命，徐光耀的心灵有了一缕明亮。

突然，他想起了“瞪眼虎”。

几年前，徐光耀就以外号“瞪眼虎”的小战士为原型，写下一篇小说。后来，他又把“瞪眼虎”写进了《平原烈火》，因为笔力不足，未能使其形象饱满。

现在，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。

1958年1月23日，在北京市大耳胡同15号东厢房里，徐光耀开始动笔创作《小兵张嘎》。

虽然主人公的原型是“瞪眼虎”，但背景故事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。而且，谁说不是自己呢？童年的自己，傻子的自己，13岁当兵的自己。于是，他为主人公设定了年龄，也是13岁。

1961年秋，《河北文学》杂志编辑张庆田询问他是否有好稿子。徐光耀就把《小兵张嘎》的小说稿拿了出来。

甫一发表，反响热烈。

1963年底，他改编的电影《小兵张嘎》在全国公映，再次引起轰动。

## 老骥伏枥

1983年之后，徐光耀陆续担任河北省文联党组书记和主席、河北省作协主席。

这一时期，他最得意的“作品”，就是培养、推介了一大批青年作家，形成了庞大的河北作家群。

2000年，徐光耀将自己关进太行山脚下的一处农家小院，专心创作纪实散文《昨夜西风凋碧树》。

应该说，《昨夜西风凋碧树》不仅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，也为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和思想史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。鉴于其特殊价值，这部作品获得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。

2019年7月，徐光耀文学馆在碧苇环绕，荷香四溢的白洋淀文化苑隆重开馆，94岁高龄的老人亲临现场。

……

如今，即将百岁的徐光耀居住在石家庄，每天仍然读书写字，其乐融融。

高高个头，体型清瘦，身材板正，思维清晰，声音洪亮，只是腿脚有些迟缓。

小兵张嘎，老兵光耀。百年沧桑，经典不老！

